

國 法
集作傑說小家名

上 卷

譯 蔚 文 鮑

海 上
局 書 新 北

1 9 2 7

法家集

法國名家小說傑作
卷上

一九二七年三月初版

實價七角

譯者

文蔚

發行者

北新書局

北京東皇城根
上海四馬路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目錄

蘇蘭殊（大仲馬）	一
克魯亞錫侯（繆塞）	三七
侯爵夫人（喬治桑）	八七
哀耳的維納（梅立美）	一三一
磨坊之役（曹拉）	一八九

蘇蘭殊

大仲馬 Alexander Dumas 著

出了道院，我走過都崙納區向杜爾術路去，突然聽見女子呼救的聲音。

這決不會是行劫，因為時候還不到晚十點。我向發出呼聲來的街角奔去，在正在推雲出現的月光下我看見一隊 Sans culottes（註 1）巡邏圍著一個女子。

女子同時也看見了我；從我底衣服上看來，她知道我不屬於平民一流，就向我跑來，口裏叫道：

「那不是亞爾貝先生！他認識我！他定會告訴你，我確是院衣婦

萊狄歐太太底女兒。」

這樣說著，可憐的人兒面色灰敗，渾身發戰，握著我底手臂，緊緊地貼著我像是落水的舟人扳著了斷桅一樣。

「不管你是萊狄歐太太底女兒或是誰，你既沒有護照，就得跟我們上巡防局去。」

年青的姑娘把我底手臂用力一握。從這一握裏面我看出了她心中的惶急。我會意了。

「還是你，我可憐的蘇蘭殊？」我說，「你在這裏幹什麼？」

「你看，先生們！」她驚懼地叫道，「現在你們信得過了罷？」

「你應該說『公民們』！」

「呵，隊長，不要怪我這樣的說話。」美麗的姑娘答道，「我母親有許多主顧是閹人，她從小就教我要和氣有禮，所以我得了這不好

的習慣——貴族的習慣；而且，你知道，隊長，擺脫舊習慣是最困難不過的。」

這顫音的答語中藏著輕巧的機詐，不過除我之外沒人覺察罷了。我自己問，這青年女子是誰，這是無從探索的秘密。只有這一點是明白的，她決不是洗衣婦底女兒。

「我怎樣到這裏來的，亞爾貝公民？」她說，「好，我來告訴你，我是來交洗的衣服的，那太太不在家，所以我在這兒候她；在現在這樣爲難的時候，誰都不能不等錢使。這樣子天就黑下了來，我就遇見了這幾位先生——對不住，我要說這幾位公民。他們問我要護照，恰巧我沒有帶，所以他們要帶我上巡防局去。我該得叫起來，就把你引來了，運氣你剛是我的朋友。我想亞爾貝先生是知道我底名字叫萊荻歐蘇蘭殊的，他一定肯替我作保；你肯的，是不是，亞爾貝先生？」

「當然，我一定替你作保。」

「很好，」巡邏隊的隊長說，「不過，請問誰又替你作保呢，我底朋友？」

「唐頓！你知道他不知道？他不是一個熱心的愛國者麼？」

「呵，假使唐頓肯替你作保，我當然沒有什麼可說了。」

「好，今天舉行 Cordeliers (註二) 會議，我們就去。」

「好，」隊長說，「公民們，我們上 Cordeliers 去。」

Cordeliers 俱樂部就在觀察路 Cordeliers 古寺中聚集。走不上十

分鐘我們就到了。在門口我從日記簿上扯下一頁，用鉛筆寫了幾個字，交給隊長，請他轉交唐頓，我們就在門外等候。

隊長進了俱樂部，同了唐頓出來。

「什麼！」他對我說，「他們捉住了你麼，我底朋友？你，Ca-

smiles 底朋友——主張共和最熱烈的人？公民們，『他對著隊長說，『我擔保他。成了麼？』

『你擔保他，你還擔保她麼？』倔強的隊長問道。

『她？你指誰？』

『這位姑娘。』

『無論是誰，和他在一起的都擔保。你滿意了麼？』

『滿意了，』那人說，『更因為我因此而得到瞻仰你的光榮。』

爲唐頓歡呼了一聲，巡邏隊就開步走了。我正要向唐頓道謝，只聽見裏面一疊連聲地喚他。

『對不起，我底朋友。』他說，『你聽見沒有？這兒我底手；我不能不去下你了——左手。我把右手給了隊長。誰敢說？熱心的愛國男兒說不定害著癱瘓呵。』

「我來了！」他嚷道，對著裏面的人發出他宏亮的喉音，用著這喉音他曾隨意地激動或靜止過一般的羣衆，他赶忙進裏面去了。

剩下我站在門口，面對著這不相識的女子。

「我底姑娘，」我說，「要我送你上那裏？請吩咐罷。」

「噲！上萊荻歐太太家呵。」她笑著說，「我告訴你過，她是我底母親呵。」

「萊荻歐太太那裏住？」

「傅盧路二十四號。」

「那就讓我們上傅盧路二十四號。」

在路上兩人都沒說話，在皎潔的月色下，我得到閑暇地觀察她的機會，她是二十或二十一歲的一位美麗姑娘——淡淨皮膚，一雙大藍眼睛表露著聰明而略帶憂悵的精神——端好的鼻子，俏皮的櫻脣，潔

白的犀齒，一對皇后的纖手，與一雙孩子的小腳；雖然她作了洗衣婦的裝束，但一姿一態都露出貴族的風範，引起巡邏隊長的疑心，並沒有道理。

到了房子的門口，我們互相默默地看了一忽。

「噲，我親愛的亞爾貝先生，你要怎樣？」我美麗的面生的姑娘微笑着問。

「我正要說，我親愛的蘇蘭殊小姐，假使我們就此分手，又何必有此一見呢？」

「噲，千萬請你原諒！我以爲這一見已值得極了；倘使我不遇見你，我就要被他們捉到巡防局去；他們就要察出我不是萊狄歐太太底女兒——再漸漸地偵查出我確是一個貴族，十有八九要切去我底頭才了事。」

「那你承認是貴族了？」

「我沒有。」

「你總可以告訴我你底名字呵。」

「蘇蘭殊。」

「這個名字我已熟悉之至，這是我隨機應變替你起的，不是你底真名字。」

「這不相干；我愛這名字，我預備保留牠——至少對你。」

「假使我們從此再不見面，你對我保留這個名字有什麼用處？」

「不是這樣說法。我說要是我們以後還見面的話，你可以不必知道我底名字與我可以不必知道你底名字一樣，對我就永遠是蘇蘭殊。」

「就這樣罷；但是我說，蘇蘭殊，」我開始了。

「我聽著呢，亞爾貝，」她回答。

「你是貴族——你承認了。」

「假使我不承認，你也可以猜得着的，所以我底承認也就減少了效用了。」

「因為他們疑心你是貴族，所以來追蹤你的罷？」

「怕是這樣。」

「你現在是不是躲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傳盧路二十四號萊狄歐太太家中，她底丈夫是我父親底車夫。

你看，我什麼都告訴你了。」

「你底父親呢？」

「關於我自己的事，我親愛的亞爾貝，我一點都不隱藏了。但是我父親底秘密與我自己底不同，我底父親正躲著想逃走，我能告訴你

的就是這一點。」

「你還預備幹什麼？」

「和我底父親一同走，假使可以的話，不可以，就讓他一人先走，等將來有機會我再回去。」

「今晚巡邏逮捕你的時候，你是正從你父親處回來的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聽好，最親愛的蘇蘭殊。」

「我聽著。」

「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見了？」

「是的。我看見你有很大的勢力。」

「我慚愧並沒十分大的勢力，但是我還有幾位朋友。」

「我已經看見了一位。」

「你知道現在他底勢力不算小阿。」

「你想利用他底力量想法叫我父親逃走麼？」

「不，我留下他爲你設法呢。」

「但是我底父親呢？」

「我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幫助你底父親。」

「別的方法？」蘇蘭殊叫起來，握著我底手臂，焦灼地看著我底面色。

「倘使我救了你底父親，你將來能常常思量我麼？」

「呵，那我要感激你一輩子了！」

她說著這話，臉上顯出可愛的誠懇的表情，於是她嬌媚地看著我說道：

「這使你滿意了麼？」

「滿意了，」我說。

「呵，是的，我到底沒有認錯人。你真和善而且大度。我先替我父親並且替我自己謝謝你。就使你失敗了，你今天的恩惠我已經感激不盡了！」

「我們什麼時候再見，蘇蘭殊？」

「你想你什麼時候要見我呢？」

「明天罷，我希望明天就可以有好消息告訴你。」

「好，那就明天。」

「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兒。」

「這兒街上？」

「是呵，先生！」她叫道，「你看，這正是最安穩不過的地點。」

我們談了三十分鐘，還沒見走過半個影子呢。」

「爲什麼我不能來尋你，或你去尋我？」

「因爲我去尋你，怕要連累了好人，你來尋我你就要冒極大的危險。」

「呵，我可以將我親戚底護照給你呵。」

「等我一朝被他們發覺了，連貴戚也送上了斷頭台！」

「不差，我替你弄一張蘇蘭殊的護照罷。」

「妙極！你看，蘇蘭殊是我底真名字了。」

「還有，什麼時候呢？」

「就是我們今晚遇見的時候罷——十點鐘，假如你中意。」

「很好；十點鐘。但是怎樣見面呢？」

「那簡單得很。十點前五分你到門口，我十點鐘下來。」